

六祖壇經探秘（廿四）

妙峰

——講於紐約慈航精舍印順導師圖書館

「無情無種喜無生」就是五祖傳給惠能的「無情既無種，無性亦無生」的下半偈，展示出世聖人的還滅門的因果觀，前文已詳為解釋，現在作成一首七言絕句，顯得更為具體，透視五祖用這半首偈來展示聖人明自本心，見自本性之後的聖地風光與一般未見性的凡愚的境界是多麼的不同。前者六道輪迴，生死苦痛沒有了期。後者超凡入聖之後，截生死流，得大解脫，福樂無窮。因為他們見性之後，已在聖人世界，清淨佛土。「開闢了聖賢新旅程」，在菩提道上躍馬揚鞭，生死緣絕，再也不走回頭路了。

「聖道風光花似錦」，這形容證悟了聖境，風光無限，不但國土莊嚴，生活美妙，而且福樂無窮，如西方極樂世界那樣，「但受諸樂，無有眾苦」，享不完的福報。可見「無生」只是聖賢境界，不再造業，就不再受生苦報而叫「無生」。那像古註解釋「無生」為如木頭，如石塊。迴向偈說：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可見「無生」是修行解脫的境界，為修行者共同的熱烈願望。若如古註的解釋，修行的結果都變成木頭、石塊，這種修行，有什麼意義呢？

經說：「妄念不生般若生」，可見無生是「惡滅善生」，是「超凡入聖」的境界，所以才為修行者的共同願望，夢寐為勞，日夜禱祝，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「不退菩薩為伴侶」！「悟了無生」，就往生佛國了，佛國風光無限，妙樂無窮，所以我說：「聖道風光花似錦，輕騎奔向法王城」，「法王城」就是成佛了。「輕騎奔向法王城」，是形容修行到此田地，其功力已相當有基礎了，不需要太大的氣力就到家了、成佛了。

「無生聖境樂無邊」，這是第六首禪詩，強調聖境是佛國淨土，是福田，是修福求福的地方。不但沒有像人間那樣到處是災難，苦海無邊，相反的是意想不到的聖者的無窮法樂，享受不完的無邊法喜，絕不如古註所說的如木頭，如石塊，無情無意的死物。因為那是聖人的清淨國土，要由清淨的心地福德智慧的因緣的組合而成，是福慧的田地培養而來的善因善果。這種修為，「今古聖流沿此道」今人如此修，古聖先賢也如此修，為成佛作祖的通道，只是古聖先賢已得！現在的聖賢今得；未來的聖賢當得，只是時間的先後的不同而已。結果是「同生淨土坐紅蓮」。總之，這是多麼清淨莊嚴的

境界，怎好誤解爲如同木石？這種聖賢的境界，若依二乘聖者來說，是：「一、所作已辦；二、梵行已立；三、我生已盡；四、不受後有」。成果多麼輝煌，那能視如木石？

「應無所住恆生心」，這是第七首禪詩的第一句。這是展示悟證「無生」的因行。「無住」就是不執著，不執著要從「看破」入手。因爲人們之所以處處執著，即因處處看不破，對於任何事物都堅持實體性，起強烈的實在感，不知道，任何事物都是因緣的組合，緣聚則生，緣散則滅，佛法稱「緣起性空」，只有緣起的幻相，沒有永久的、不變的實性，若明白這一原理，看破放下，不起執著，不被這幻有的假相所迷惑，無障礙了，佛叫「無住」，也即不被這類境相所纏縛了，自由自在，無罣無礙了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這是佛在經典中警惕廣大的佛弟子，意思是說，修行人應該打開智慧眼，透視一切事物的虛幻相，看破它，不宜在這些幻相上起人我執，或法我執而親證人我空，法我空的真諦。「而生起心」，生什麼心？例如修布施波羅時，不但通達了我法二空相，行布施時不生我法二執，而且要令佈施功行之心精進不斷，乃至修般若波羅密時，不但通達我法二空相，行深般若行時不生我法二執，而且要令般若功行之心精進不斷，是名「而生其心」。如此勇猛精進積功累德，悟無生自不成問題了。

「耕種福田花果森」這是第七首詩的第二句。因爲「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」的修行，便是般若深觀的修行，如農夫種田那樣，農夫種的農田生產稻穀，修行人耕的心田，生產福慧，至於「花果森」那是指的智慧花福德果，森就是形容福慧的香花果實，生長得繁榮、茂盛、果實纍纍。修行的功力到家，收成豐富，那是必然的因果律。「福慧資糧圓滿日」，「福慧」是成佛的「資糧」，資糧如旅行的「川資」，即旅途上的旅費，福足慧足才能成佛，所以修行者把福慧視如成佛的資糧。福慧資糧圓滿日，就是那一天福慧資糧圓滿，那一天即成佛。「慈雲方可布慈陰」。這是指成佛之後，成熟眾生莊嚴淨土的大事了。如問爲什麼要學醫？當然是爲了要行醫。若不行醫，豈非浪費智慧資源？同樣原理，爲什麼要成佛？爲了度眾生，成佛若不度眾生，豈非浪費福慧資源！因爲「福慧資糧圓滿日」，從究竟說是究竟成佛了；從一般說，明心見性開悟了。至於「慈雲方可布慈陰」，那是指不論是成佛也好，或是繼承了祖位也好，就應該是開展教化眾生的工作了，如炎暑的熱惱中的慈雲就應該廣布慈陰了。

祖復曰：「昔達摩大師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，故傳此衣，以爲信體，代代相承。法則以傳心，皆令自悟自解。自古，佛佛唯傳本體；師師密傳

本心；衣爲爭端，止汝勿傳。若傳此衣，命如懸絲。汝須速去，恐人害汝」。

當五祖半夜三更秘密地把衣鉢傳給惠能六祖之後，「祖復曰」就是五祖更接著開示惠能說：「往昔就是最初，第一代祖達摩大師，原名應叫菩提達摩，我國人好略省了菩提簡稱達摩，他是印度香至國王的第三王子，姓刹帝利，本名叫菩提多羅，在梁武帝普通元年從水路來到廣州，他上岸的地點，後來稱爲「西來初地」就是爲了紀念他。後來經金陵而渡江北上至魏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而坐。「初來此土，人未之信」，這是說明禪宗達摩初祖始初把頓教法門的禪法弘傳到中國來，很艱辛、很不容易，原因是這頓修頓證的頓教法門太高深、太奧妙，另一方面是國人初聞此教，尚未熟悉。人未之信，即未能信受，同時又只是以心傳心，沒有憑據，難於起信，不得已才改變主張，「故傳此衣，以爲信體」——作爲憑據，以便引生信仰，除衣外，飯鉢也是其中之一，由是代代相傳，從初祖開始，二祖慧可，三祖僧燦，四祖道信，五祖弘忍，也都是這樣，一代代相傳下來，一直到六祖也都是這樣，相承不斷。至於法呢，則以心傳心，以心印心，沒有形象，沒有物體可言，只是老宗師與弟子之間，驗證其心，是否體證真如實相？是否還迷於情執？抑已體見空性？以方法、以智

慧使親自體悟，自開圓解。及其上自十方古佛，也即「佛佛唯傳本體」，所謂「本體」不是世俗的唯物哲學所稱的本體。六祖壇經所稱的「本體」是指人的心性，法的法性，也即心法平等的空性真如，是沒有實體的緣起空性。「師師密付本心」的「師師」，即一代代的宗師，傳法給一代代弟子，也無實體實物可傳，也只是秘密地把自己所證悟的心性——法界等流，如萬里晴空，陽光普照的寂然不動的無爲聖境，和盤托出展現於弟子的面前，印證是平等一如，無二無別而已。五祖向惠能說這番話，主要是說，傳法是傳心。古佛如此，今佛乃至歷代祖師也都是如此，沒有必要傳衣傳鉢，傳衣傳鉢只是不得已取來作爲信物而已。現在發現到眾生愚癡，貪名貪利，不明祖位要廣修福慧要超凡入聖才能取得，以爲奪取衣鉢就能高登祖位，可說愚癡之極，何堪浩嘆！既然衣鉢爲爭端，太危險了，那末，衣鉢信物傳到你這代就停止，不要再傳了！若把衣鉢再傳承下去，「命如懸絲」，原是名言，後漢書八十一孫福言茂曰：「臣爲賊所圍，命如懸絲」。絲是力道最弱的東西，命如絲懸，隨時可斷，危險可知。五祖以此形容得衣鉢傳人，若繼承下去，因爲爭奪衣鉢，必你爭我奪，互相殘殺、打鬥，太危險了，所以力勸惠能切勿再傳，只傳正法好了！

（未完待續）